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963
29 November 199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二九六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0年11月29日星期四,下午3点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主席:	贝克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成员国:	加拿大	克拉克先生
	中国	钱其琛先生
	哥伦比亚	哈拉米略先生
	科特迪瓦	埃塞先生
	古巴	马尔米耶卡·皮奥里先生
	埃塞俄比亚	丁卡先生
	芬兰	巴西奥先生
	法国	杜马先生
	马来西亚	阿布·哈桑先生
	罗马尼亚	纳斯塔斯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谢瓦尔德纳泽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赫德先生
	也门	阿什塔尔先生
	扎伊尔	穆舒比克瓦·卡利姆巴·瓦·卡塔纳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 DC 2-750室)。

90-61482/A

下午3点2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伊拉克和科威特间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 秘书长通知我这次安全理事会会议有下列安理会成员国以其外交部长为代表: 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古巴、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马来西亚、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扎伊尔。科特迪瓦和也门以其常驻联合国代表为代表。我认为有这么多尊敬的安理会成员国外交部长参加会议表明本次会议的意义重大。我代表安理会深切感谢他们出席。

各位同事, 在安全理事会的历史上这只是第四次由外交部长聚集一堂, 我认为你们的出席表明当前局势非常严重。我想以我认为很适用于今天讨论情况的引语开始今天的讨论引语如下:

“人们从未受到如此不公正待遇并听任侵略者摆布的威胁。此外, 未曾有过任何政府以如此野蛮方式有系统地消灭一个国家, 违反向全球各国作出的最庄严的承诺——即不应诉诸征服战争, 不对无辜的人类使用可怕的毒药和有害气体”。

我想这些话完全可以从科威特的埃米尔口中说出, 但并非如此。这些话是1936年而不是1990年说的。它们出自埃塞俄比亚领袖海尔·塞拉西之口。塞拉西目睹其国家被征服和占领, 其状况酷似8月2日以来科威特遭蹂躏一样。不幸的是当时向国联的呼吁最终被置若罔闻, 国联制止侵略的努力付诸东流, 国际秩序混乱和战

争随之出现。

现在历史给予我们又一次机会。随着冷战的结束,我们现在有机会建设本组织——联合国缔造者所设想的世界。我们有机会使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真正成为实现全球和平与正义的工具。我们决不能让联合国重蹈国联之覆辙。我们必须实现和平与正义的冷战后世界之共同理想。

但是如果我们要这样做,我们就必须正视萨达姆·侯赛因的侵略给国际和平带来的威胁。因此我认为我们即将开始的讨论将成为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必将在很大程度上确定联合国的未来。

我们今天的目的是必须使萨达姆·侯赛因相信,安理会的正义和人道的要求是不容忽视的。如果伊拉克不以和平方式扭转其方向,那么就应授权采取其它必要的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我们必须让萨达姆·侯赛因十分明确无误地明白他的选择。

根据先前就这一项目作出的决定,我请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请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部长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安巴里先生(伊拉克)和萨巴赫先生(科威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成员面前有文件S/21969,其中载有加拿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一份决议草案文本。罗马尼亚和法国加入载于文件S/21969的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

第一位发言的是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部长。我欢迎阁下并请他发言。

萨巴赫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以科威特的名义向会议转达目前正在抵抗伊拉克侵略的坚强的科威特人民的诚挚谢意。在我们满怀希望地密切注视安理会讨论的时候,我们真切地希望这一历史性会议将反映国际社会的肺腑之声,表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谴责侵略之共同立场,并再次表明国际社会反对侵略的决心,从而申明未来将以法制为基础,国际关系将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以理解、对话与

和平解决争端为基础。

安理会的声音是对科威特人民的信息：国际社会在科威特人民为消灭压迫、推翻暴政、加强在占领的痛苦下的希望的斗争中站在他们一边。

在向安理会致意时，我要表示科威特人民的深深感谢和赞赏，科威特人民希望明天将会变得美好，目前的痛苦将成为全世界的教训，求助于武力、顽固不化、坚持侵略等所有行径都已成为过去，国际社会不再容忍或接受此类行径。

主席先生，我高兴地代表科威特向你表示，我们衷心地感谢美国在11月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主席先生，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要赞扬你作出了值得称道的努力以强调安理会的核心作用及其作为维持——确实，如有必要则强制实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工具的有效性。科威特人民向你、向贵国表示感谢。埃米殿下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酋长一周前在沙特阿拉伯王国欢迎布什总统的讲话中就表示了这一感激之情。我想引用讲话中的一些话：

“我赞扬美利坚合众国其人民和政府正视并反击侵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美国这一立场并非来自真空，因为你们是几个世纪前开路先锋移民的后裔，甘愿冒着生命危险移民来到遥远的未知世界，而不愿屈服于压迫和让自由带上桎梏。他们的行为留下了反对非正义和侵略的遗产。他们建立自由世界。拒绝接受耻辱和暴政的希望已经实现，美国已成为所有热爱自由人士的避难场所。今天，这些后裔反映了他们先辈们真诚地根据其先人的传统和遗产驱散独裁者的幽灵投射在自由人民土地上的黑暗之历史进程”。

我还要赞扬联合王国在上个月担任安理会主席时所起的重要作用。我要向我国与之有长期历史纽带的友好的大不列颠政府表示我们深深的感谢，感谢其勇敢、公正地站在科威特人民一边，维护其权利。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在座的各位外交部长表示感谢，他们不辞辛苦，远道而来，亲自参加这次会议，突出了今天这次历史性会议的重要性。科威特人民深深感激他们每一个人，他们出席这里的会议使科威特人民感受到支持，是对其痛苦的抚慰，对其

受到的非正义的矫正。

安理会今天召开会议，表明了它决心将《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化为具体的现实，将语言化为具体行动，使集体安全原则成为制约国际关系的基础，从而使人民确信，今后不会再出现以强凌弱的情况，而企图发动侵略者将在诉诸武力之前会三思而行。因为他们现在知道，整个世界将抵制他们的侵略，勇敢地面对他们的冒险行动。

安全理事会今天是根据制约国际关系的《宪章》第七章召开会议的，表明不允许侵略，不接受使用武力，不宽容践踏《宪章》原则者。

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对那些为多国部队作出贡献的国家表示感谢，它们的行动表明，它们致力于维护法治至上，巩固和平，并坚决地以行动证实，侵略、专横和压迫是中世纪的行为方式，在1990年代根本行不通。

多国部队具体体现了国际社会的意愿，即侵略必遭失败，诉诸武力只能导致毁灭。

科威特参加今天的会议，充分意识到和平意味着建设，战争意味着毁灭，繁荣以及经济和社会进步取决于稳定。

科威特是侵略的受害者，这主要是因为它一向寻求通过对话和谅解来解决问题。我们曾经相信，另一个阿拉伯国家不会动用武力，因为它是我们的邻国。我们始终有着共同的兄弟联系，睦邻关系和共同的传统。

自从伊拉克以武力粗暴侵略、占领和兼并科威特以来，安理会第二次召开外交部长级会议。这本身就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它显示了目前正在讨论的这场侵略的真正性质，其影响、规模、反响和对世界和平的意义。这场侵略不仅仅限于占领土地。实际上，从入侵的第一天起，就针对和平的科威特人民采取了一系列无休止的屠杀、拷打、驱赶和施暴行为，只因为他们抵制占领，自豪地表明坚决不愿同占领者合作。相形之下，科威特人民开始了非暴力反抗，鲜明显示了对占领的唾弃、事实证明，到目前为止，这是最有效的武器，但伊拉克侵略者却没有丝毫仁慈和同情的表示，

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尊重神定的或人类的行为准则。或许这说明了其军队何以会在科威特造成如此浩劫和大规模的破坏。

伊拉克军队还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破坏和掠夺各种动产,有计划把这些财产运往伊拉克,以摧毁科威特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

侵略者的恶毒政策意在确保通过这些暴行,制造恐怖气氛,以武力强制科威特人抛弃财产和家业,任凭这些野兽肆意劫掠。

伊拉克军队开始没收和焚烧各种身份证件,移入大批伊拉克人和外国人来取代科威特人,在他们的家园定居和生活,有计划地破坏和改变科威特的人口组成。

或许在过去两天里,通过在占领下横遭暴虐的那些证人的叙述,安全理事会成员们目睹了我的科威特同胞此时此刻悲惨境况的一些侧面。

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篡夺者迫害科威特人民的日常行动一个侧面的例子,它们对伊斯兰和国际上各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完全漠然置之。然而,面对以上种种形势,我们从自己的信念中得到安慰:真主和公理在我们的一边,而且我们得到了压倒性的国际支持,并感受了不惜代价击败侵略的决心,这些将确保最终恢复我们的合法权利。

确实,就面积和人口而言,科威特是一个小国,但由于在以正义作为和平的真正后盾的基础上给予我们的巨大和压倒性的国际支持,我们感到,科威特已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

自从伊拉克入侵以来,安理会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了11项决议,要求伊拉克全部、立即和无条件地撤离科威特,恢复科威特的合法政府。其中一些决议旨在通过和平手段并借助对伊拉克施加的全面经济禁运以及其他措施,强制伊拉克遵循国际社会的意愿。这种禁运只是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本身并不是目的。

在安理会通过这些决议的同时,泛阿拉伯、泛伊斯兰层次和不结盟运动也在同第660(1990)号和第662(1990)号决议一样的基础上通过了类似的决议。

除了这些决议之外,国际和各地区的知名人士,包括秘书长在内也采取了个人行动,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也派出了特使,全都旨在说服伊拉克领导人对国际意愿作出反应。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因伊拉克的顽固态度而碰壁,与此同时,侵略和占领继续动摇着该地区的稳定的根本基础,而科威特人民和居民继续承受着难以描述的痛苦。

一些阿拉伯国家也作出了类似努力,它们的立场与安全理事会决议并非完全一致,但它们始终敞开与巴格达对话的大门。

而对这些努力和斡旋,伊拉克政权坚持其寸步不让的顽固态度,拒绝一切主动表示,蔑视各种和平尝试,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意愿不屑一顾。

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对伊拉克而言形同儿戏,它不尊重,不关心来自众多国家的几十万人的境况,使他们流离失所,它对世界秩序和世界经济造成破坏,把整个地区拖入可怕的冲突之中,只是为了实现其野心,维持其霸权和对抗性的架势。

伊拉克穷凶恶极的暴行,已经远远背离了法律文书中所载的文明行为的公认准则。它不尊重个人,人尊严和人权,为报复一些国家,拘押了这些国家当时在科威特和伊拉克的国民,把他们当作人质,剥夺了他们的基本自由。伊拉克政权对他们加以酷刑和恫吓,把一些人质当作人盾,强行把他们作为客人扣押在某些战略设施。现在,伊拉克政权正把他们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提出释放一些人质,以此作为一种讹诈手法和转移人们对其侵略科威特的注意力的策略。

在进行了所有这些努力、通过了所有这些决议、并在我国人民以分秒计算的时间之后,当他们继续血流成河的时候,现在谁都不能真正声称国际社会没有给伊拉克以遵守国际意愿的充分机会,或者声称国际社会没有提出和平解决、消除战争前景、使该地区避免一场真正的大屠杀——其真正的后果只有真主才能预料——充分和可行的理由。谁都不能真正声称国际社会忽视了任何积极的信号或伊拉克为响应安全理事会决议而提出的真正有意义的倡议。同伊拉克政权的交流渠道充满了实现公正与和平解决的良好前景。的确,有许多可能导致和平的方案和渠道,但是正是由于伊

拉克政权不愿妥协,该地区在此时才被推向一场我们不愿意看见的战争。但是,战争是强加给我们的,因为现在战争是确保恢复我们权利的唯一途径。

伊拉克政权图谋转移人们对其危害人类和世界和平罪行的注意,它提出了外国在该地区存在的危险等一些与侵略科威特毫不相干的问题。伊拉克最了解这是这一存在的真正原因。它提出了人质问题,以制造一个人道主义问题而不适当注意人质的尊严。的确,伊拉克政权硬把人质拖入它的冒险计划,绝望地企图把它对科威特的侵占和驱逐科威特人民出境的行径与巴勒斯坦问题联系起来,巴勒斯坦正是其侵略的第一位受害者。伊拉克继续利用这一问题把它当作廉价的宣传手法。它呼吁实现阿拉伯解决,它又首先反对、后来又拒绝、然后又利用这一解决,以在阿拉伯国家中制造不和。

拙劣地利用这些问题暴露了伊拉克政权拖延时间、制造分裂和玩弄感情的策略。但是,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和整个国际社会发现了真相,确定了道路,制定了目标,并表现出了坚强的团结和决心。所以这些都在现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中得到了反映。

本决议草案的信息的确是给和平一个新机会、这一信息将使我们巧妙地 from 伊拉克政权强加给我们地区的一片黑暗中夺回和平。的确,这是不会暗淡的希望微光,它是一把指引我们大家走出伊拉克政权使该地区陷入的黑暗隧道的火炬。伊拉克政权无视人民向它发出的遵守安理会决议、倾听残酷占领下的我国科威特人民的呼声的呼吁,其残忍的侵略军仍在继续破坏每一个和平的前景。因此,以安全理事会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现在应该认为在本阶段可以自由地根据本决议草案的规定,与我国政府合作,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以执行各项安理会决议,结束这种对国际社会意愿的公然挑战和不能容忍的反对。国际社会拒绝接受使用武力或使用暴力作为与该国交往的方式。

我们的目的是和平。我们伊斯兰教提倡和平,告诫我们为和平诚挚地工作。但是,真正的伊斯兰教也同样要求我们必须抵御侵略、不向侵略者屈服。在这一侵略

面前,也许真主为我们公平和公正地求助找到了方法,真主在《古兰经》中说:

“如果两伙信士相斗,你们应当居间调停。如果这伙压迫那伙,你们应当讨伐压迫的这伙,直到他们归顺真主的命令。如果他们归顺,你们应当秉公调停,主持公道;真主确是喜爱公道者的。”(《古兰经》,第四十九章,第9节)

安全理事会今天的会议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你们今天的决定将无疑地制定可能对人类的未来产生影响的历史性指导方针。因此,愿真主指引你们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最终确保你们的努力取得成功。同时,我们祈祷真主唤醒偏离正确道路的人们恢复理智,倾听和平的要求响应正义的呼声。我们最后的祈祷是赞美万物之主——安拉。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科威特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我请他发言。

安巴里先生(伊拉克)(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给我机会在众多杰出的外长面前在安理会发言。

当10月25日安理会就后来成为第655(1990)号决议的案文辩论时,我在安理会发了言。我试图使安理会集中注意其在通过任何涉及使用武力的决议时必须遵守的法律要求。我争辩说,否则安理会的行动将超出其职权范围,其行动应被视为无效。我有更好的理由认为,这一论点适用于今天。因为根据《联合国宪章》除三种特殊情况外,任何武力的使用被视为侵略行动。第一种情况归入第五十一条,涉及自卫问题。该条规定,使用武力仅限于在安全理事会审议该事项以前的时期。超越这一时间,任何武力的使用必须被视为侵略行动。第二种情况是如果根据第四十一条通过的制裁没有产生效力或无法实施,安全理事会可以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可以根据第四十二条的规定采取集体行动,并根据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机制使用武力。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安全理事会的指挥和控制下和在与军事参谋委员会协作下的集体行动才能授权对任何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独以任何理由对一个国家施以私刑。

我提到的三种情况的第三种产生于《宪章》第106条。当安全理事会未能与成员国达成特别协议将这些国家的军队置于安全理事会的指挥下,签署1943年10月《莫斯科宣言》的四国和法国并与联合国成员磋商可以对任何一国采取共同行动。这些是可能得到安全理事会合法授权使用武力的三个例外情况。然而遗憾的是,安理会显然认为在这个情况下法律要求是可以抛弃的细节。因此我今天集中谈谈这一形势的政治方面。

我以阿拉伯语宣读我的发言。

(以阿拉伯语发言)

今天安全理事会召开高层次的会议,就一份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美国政府为了使安理会判决伊拉克为不要和平的国家一直不断、不厌其烦、再接再厉地努力介绍这份决议草案。其言外之意就是伊拉克只知道使用武力。这是个有倾向性的立场,是对事实的蓄意的、可疑的歪曲。

我国政府主张和平并继续这样做。但是,我们要的是全面的和平,一个不增加或减少任何一方的权利的持久、公正的和平。

安理会成员知道,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两个进行了真正的对话,另外三个常任理事国根本没有参加对话。我只谈其中的两个,尤其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利坚合众国在与我国政府对话时实施了禁运和封锁,它对我们下命令、提要求,似乎我们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这种态度遭到了我们的完全拒绝,因为这是对世界上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平等原则的公然侵犯,是对国际关系应以其为基础的人类基本原则的侵犯。美国的逻辑扼杀了任何为和平解决阿拉伯问题或国际问题而进行对话的倡议。这种逻辑产生于美国帝国主义的考虑,这些考虑现在尤其是在我们阿拉伯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昭然若揭。美国政策的前提、它提出的论据和宣布的目标是自相矛盾的,这一事实再次证实了这一点。最终的结果是,体现出为了纯粹的美国利益而在处理类似情况时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

美国宣称的、其他人有意或无意地提及的国际新秩序何在?如果说要求使用本

质上就是不承认正义和公平的双重政策,那么秩序的品质何在?如果结论就是强加美国霸权,使它国听从美国的命令以保卫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置它国的利益于全然不顾,那么这种秩序的国际品质何在?如果这种秩序的基本特征在欧洲轨道以外,意味着不给对话留有任何余地的傲慢和残暴的强权逻辑,而与此同时,美国人在夸耀在欧洲地区的所谓成就并将它们描绘成似乎适用于全世界、似乎全球一致认为它们适用于整个地球,那么这一秩序又有什么新意?安理会成员知道,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两个进行了真正的对话,另外三个常任理事国未参加对话。我只谈其中的两个,尤其是美利坚合众国。

作为其在这一地区侵略和帝国主义政策的一个措施,美国总统声称,危机并不是美国采取反对伊拉克立场的结果。他说全世界以联合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姿态反对伊拉克。这种言论暴露了一个事实,即在安全理事会没有否决权和在超级大国的常任理事国中找不到保护国的小国,就成为根据《宪章》第七章受制裁的对象。举一个事实为例就足够了:就是美国这个大国在过去许多年中就阻碍了国际上对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扩张和侵略政策,对它自建立以来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全体阿拉伯人民犯下的罪行的一致制裁。

当前的危机证明了美国对安全理事会的充分霸权及其武断和偏袒的架势。与此同时也突出反映了伊拉克的独立自主,证明了伊拉克是一个真正的不结盟国家这一事实,因为它不站在安全理事会的任何超级大国常任理事国的旗下或受其保护。

由美国以一切可能手段要求并努力召开的、由美利坚合众国担任主席的安理会高级会议正是在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召开的,在其召开之时,全世界都知道美利坚合众国是世界上唯一阻碍通过保卫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公正决议的国家,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巧合,还是赤裸裸的预谋?就是美国这个国家阻碍了这一国际组织,尤其是安理会通过的许多决定的执行,尽管那些决议的要求是有限的。

让我们回顾美国政府宣布的目标和它在伊斯兰圣地集结侵略军的理由——它如何从保护沙特阿拉伯不受所谓伊拉克的威胁,演变到宣布它的目标是保护美国在能源

和就业领域的经济安全,直至最后声称伊拉克获得了核武器。

有侵略的军队和进攻的军队之分。美国变化中的目标使一位美国观察家这样说道:

(继续以英语发言)

“有理性的公众反应是不可能的。”

我们与安全理事会对审议中的项目的分歧是,我们拒绝这一政策,因为它是恶毒、残忍和侵略性的。

安理会理事国有义务记得,多年来当巴勒斯坦人民一直在联合国为他们的事业抗辩,特别在最近安理会处理以色列对起义儿童犯下的罪行时,美国在联合国是怎样对待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的。美国及其盟国的态度表明它们采用拖延手法,阻挠正确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决议获得通过。当然它们的真正目的是保护以色列、保护以色列的罪行和它的侵略政策。在这方面,当以色列问题提到安理会面前时,我们听不到一点关于《宪章》、国际关系和新的国际秩序的发言。得出的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各国平等,但是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平等。

我们必须问:为何针对伊拉克?自从8月2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第660(1990)号决议以来,我们看到一个接一个草率的决定继续获得了通过。我国人民认为,倘若不是美国的压力,安理会的决议就不会这样迅速地得到通过,这种压力表现为美国人天天都在表示他们的傲慢,以致于他们的声音成了我们听到的唯一声音。我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安理会一些理事国和联合国的一些会员国对安全理事会内霸权主义的表现表示关切,这种霸权主义要使安理会的决议成为表达整个国际社会意见的唯一方式。有些人提出疑问,联合国其他会员国曾投票选举安理会代表应当坚持《宪章》原则时,却不得不无可奈何地袖手旁观,此时这些会员国的作用究竟如何?

我国人民还想知道,当伊拉克外交部长被虚假的借口阻拦,不能在安理会宣布判决之前表明我国立场的时候,安全理事会为什么能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决议。人们得出一个印象,即安理会根据双重标准,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处理阿拉伯人民事业的问

题。

例如,我们看到,安理会如何处理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权利问题,当美国政府至今还未能说服美国国会同意在这个阶段使用武力时,安理会却成为美国政府手中的驯服工具,这在被赋予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使命的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里的确是一件令人痛心的咄咄怪事。乔汉·布什总统企图利用一下安全理事会,以便影响美国国会的决定,并得到美国国会同意使用武力。

我们再次要问:新的国际秩序在哪里?难道是美国军队大批集结和部署在海湾地区吗?是侵略和摧毁伊拉克的威胁吗?是提出截止期限的最后通牒吗?这与其说是解决该地区问题的一种认真负责的尝试,不如说更象是一种警察的行为。这儿我想提一下美国国会的一位成员、美国战争问题专家鲍勃·凯里先生的讲话是适宜的,他对海湾军事集结发表意见说:

“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它偏爱旧的世界秩序的手法而摒弃了潜在的新的世界秩序。我们”--即指美国人--“将主要回到依赖美国军队和美国军火贸易,而不依靠外交、合作和多边管理军备流动。”

伊拉克要求和平。伊拉克渴望和平,不仅为了我们自己,而且为了整个中东。伊拉克提倡这样的和平并渴望这样的和平,即在执行安全理事会所有决议的基础上,以公正的方式,并坚持基于正义和公平的单一标准。我愿在此引用美国外交使团团长沙尔·凯南先生的讲话。他说:

“考虑国际事务,重要的不是作出道德上的判断或有分寸的谴责,而是了解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性质,把它作为基础考虑如可采取任何行动的话采取何种行动。”

伊拉克在其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先生8月12日提出的倡议中就包含了这种方法。那时他建议在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安全理事会以综合全面的方式解决中东的所有问题,以便保障所有各方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并且使该地区的人民现在和将来都可以享有和平、稳定和繁荣。

美国政府连看都不看就拒绝了那项倡议，并且它迫使其他国家也拒绝那项倡议。中东问题不是彼此孤立的。这些问题有着共同的历史根源。显然一个问题常常是产生其他问题的原因。中东地区的局势也是悬而未决的长期问题影响的结果。因此，中东地区问题之间的联系是自然的合乎逻辑的。任何把各问题分开的企图都是人为的，而无视把这些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历史和政治的有机联系。

美国拒绝接受这个现实是受同中东人民的利益毫不相干的一种令人可疑的动机驱使的。这是为了纯粹帝国主义的原因控制中东地区命运的一种预先策划的美国政策。由于美国要求把问题分开，同时不顾巴勒斯坦人天天在流血，而以色列的罪恶行径未受阻拦的事实继续拖延和逃避就巴勒斯坦问题作出任何决议，所以美国关于中东问题的立场中有一种相反或对立的联系，这确是一种政治上的虚伪行为。

这是因为我们是阿拉伯人吗？这是因为中东问题不能用单一标准，即美国据说拥护的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标准加以解决吗？尽管安理会没有给予我们应有的注意，但是安理会必须知道，为了策略上的目的而试图转移对其他问题注意力的并不是我们。

谈到问题的症结——我们的观点得到阿拉伯群众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支持——我举一个最近得到的支持我们观点的例子。我提一下美国的全国教会理事会的一篇讲话，这个组织代表着4200万美国公民。这个组织11月中旬在讲话中强调，有必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解决巴以冲突问题并且指责美国政府在要求伊拉克军队按照安全理事会决议撤离时的两面性和虚伪性，因为美国全然不提有必要要求以色列军队撤离西岸、耶路撒冷、西奈、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等被占领土。

在其发言中，国家教会理事会重申

(以英语发言)

“该地区呼吁一项寻求纠正一切造成非正义的原因，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塞浦路斯问题的美国政策。”

(以阿拉伯语发言)

这是现在必须提出的问题：安全理事会是否能尽到所肩负的责任，即通过处理该地区所有问题的综合办法，树立起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这是安理会的历史责任。

就我们方面而言，我们正在继续走我们的路。和平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为此工作，我们切望和平。

如果美国将战争强加于我们，那么这是我们的命运，我向你们保证，我国人民不会下跪。我们将能尽到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在要求我们的权利，并为反对非正义和强暴而捍卫这项权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理解安理会准备开始就它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无人反对，我就认为是这样的。

无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将决议草案付诸表决之前，我请那些要在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阿殊塔尔先生（也门）（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地向你转达也门外长阿卜杜勒·卡里姆·伊里阿尼先生阁下的问候，他不幸不能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这次历史性会议。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满意地看到你，美国国务卿，主持这次重要会议的工作。

今天恰巧是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它严肃地提醒着一个被系统地剥夺了民族自决的基本权利的人民的困境和中东地区还有另外一场安全理事会没有以在海湾危机中应用的相同标准处理的危机。这关系到的不仅仅是巴勒斯坦--一个流离失所，遭受折磨的民族命运，也关系到安全理事会的信誉。

上星期巴黎首脑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一项重要宣言，它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在现代历史中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两个互相竞争的国家集团在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对抗。现在有人告诉我们，地平线上已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秩序中法律至关重要，自由高于一切。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不是为庆祝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端。我们在这里也不是为新的世界秩序制定格局，这是一个演变

的进程,但将受到我们的决定的影响。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正视冷战后时期的第一个严重挑战,海湾危机。

自从伊拉克8月2日入侵科威特以来,安全理事会已通过了10项决议,要求伊拉克军队从科威特全部撤出,立即释放所有人质和恢复科威特的合法政府。为确保执行其决议,安全理事会对伊拉克施加了最全面和可实施的制裁。今天安全理事会面前的决议草案,实际上是授权一些国家为保证这些决议受到尊重使用武力。在联合国的历史记载上,这将作为“战争决议”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自海湾危机爆发以来,也门的立场是一贯的和明确的,虽然有时它被故意歪曲了。从一开始,也门便宣布它将对冲突采取中立立场,以便能够为寻求冲突的阿拉伯和平解决办法作出贡献。也门还支持了安全理事会要求伊拉克军队撤离科威特和立即释放所有人质以及恢复科威特合法政府的决议。因此,也门共和国不能支持一项授权一些国家使用武力的决议草案,这不应该令人感到奇怪,具体原因如下:

一、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不排除使用武力,而且范围广、内容模糊,不限于执行安全理事会就海湾危机通过的10项决议之目的。因此,将由在该地区有军队的国家决定在该地区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先决条件,这很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军事对抗。

二、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与《宪章》第七章的一项具体条款无关。因此,安全理事会将无法控制这些悬挂它们自己的国旗的军队。此外,这些军队的指挥与联合国无关,虽然这些军队的行动是安全理事会授权的。这是只有权威而没有责任的一个典型例子。

也门共和国提倡按照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以积极、和平的办法解决海湾危机。因此,我愿作如下强调:安全理事会对伊拉克施加的制裁,在联合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以前从没有对任何国家施加过如此全面和包括一切的制裁。人们可以容易地断言,伊拉克实际上与外部世界已完全隔绝。对于一个几乎是内陆的国家,既不能出口包括石油在内的任何东西,也不能进口包括食品在内的任何东西。我们认为,用不

了多久,制裁就造成严重影响并最后迫使伊拉克屈服和撤出科威特。

再有,对伊拉克施加的制裁不同于安全理事会在早些时候对南罗得西亚的制裁,它事实上是由那么多的外国军舰和飞机的存在合法地实施的。报界没有报道,但许多进出伊拉克和科威特港口的伊拉克和外国船只在公海或附近的港口被截住检查,以确定没有违反正在实施的制裁。事实上,第661(1990)号决议建立的监督严格执行制裁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迄今尚未报告任何违反制裁的行为。这一套制裁措施几乎天衣无缝。

有点令人惊讶的是,那些一度在罗得西亚和南非问题上要我们耐心等待制裁措施生效的人,今天却急匆匆地宣布针对伊拉克的全面、可执行的制裁措施不起作用。我们需要耐心等待制裁生效和迫使伊拉克履行安理会的决议。这才是在世界的一个易燃战火的地区免除灾难性的和后果难以预料的军事对抗的方法。但看来现在耐心是稀有商品。

除了进行严格的制裁之外,和平解决这场危机的方式也有必要包括积极的外交活动。一位十分高明的人士在评论海湾危机的时候说,战争前景的设想太多了,但却没有一项和平前景的设想。的确,有那么一些迫不及待的好斗之士十分害怕和平的前景,他们会不惜一切去破坏和平建议,以任何代价来点燃战火。长期以来,安理会从未通过一项给予秘书长充分自由、明确委派他进行和平解决危机的调解努力的决议,难道这不有点奇怪吗?诚然,伊拉克对安理会决议的反应不是积极的,它对某些倡议的答复也不是令人鼓舞的。但是认真的外交谈判是不可能公开进行的。

伊拉克已经表示了同美国举行会谈和谈判的意愿。现在难道不是让伊拉克进入认真对话的时候吗?此外,我们还不断听到本地区一些领导人提出的某些建设性的建议和倡议。难道我们不应鼓励这些如同试探性的无声的举动吗?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多年来一直教我们阿拉伯世界的人懂得对话和外交谈判的好处的人,正是现在不赞成和平倡议与和平计划的人。

在海湾危机之前不到三个月,南、北也门以和平和民主的方式合并成了一个统

一的国家：也门共和国。对我们这样一个地处阿拉伯半岛南半部的国家来说，在半岛北半部发生的危机距离并不遥远。即使是在战争爆发之前，也门为了坚持中立政策、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的决心已付出了很高的代价。首先，由于我们遵守制裁，又由于也门同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经济关系，特别是石油和炼油业务的中断，我们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此外，由于新的规定，我们的邻国沙特阿拉伯中止了大约90万名也门移民工人在那里的居留资格，而突然成为海湾危机的受害者。由于他们在离开之前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许多人被迫在最后期限到达之前，将其财产以低廉的价格卖出。打个比方说，这就象在两个月的短暂时间之内有3千万无业的美国人突然回国了。这种人口的混乱状况对经济造成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对也门来说，除和平之外别无选择；没有和平，我们地区就会走向灾难。

海湾危机的爆发正伴随着冷战后时代的初步形成，这是一种巧合。所以解决这场危机的方式势必影响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性质与未来。选择战争将使人类失去一次顺利过渡到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机会，这是一个不以一国或国家集团对他国的军事胜利为特点的新秩序。军事对抗将造成严重的经济破坏和衰退，削弱世界许多地区前进中的民主化进程，当然也包括正致力于真正民主改革的也门。因此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所处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普遍实现和平。让我们给和平一次机会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哈拉米略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祝贺你今天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在这一关键时刻担负安理会主席之职。我们相信，你作为一位成功的领导人和外交家所具有的公认的才能，将保证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的现阶段审议工作取得成功。

在过去两年中，国际社会高兴地注意到，国际关系中开创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的根本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主导地位的霸权集团的立场和刚刚开始的两极对抗已成为过去，代之而来的看来是理性、正义、普遍理解与和平的重新恢复。哥伦比亚欢迎这种恢复所体现的精神，期待着新气候的到来和仍然脆弱但正在巩固的和平的

加强,并希望作出一切努力,以便通过发展中世界的人民的实际经济增长和社会正义,而找到解决方法。我们依然把这一主要任务视为我们各国人民的基本理想以及工业化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

如今,这一令人鼓舞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却由于今年8月2日所发生的野蛮侵略而受到威胁。从那以后,安全理事会已为恢复秩序与正常状态作出了许多努力,但它的呼声并未被违法者所听进去。哥伦比亚仍然希望我们永远能在捍卫生命、自由、独立和人类价值的斗争中取胜。这就是安理会和联合国存在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伊拉克必须按照安理会成员国多次一致的要求立即、无条件撤军并在科威特建立独立政府的原因。

我们坚信,这种形势的出现部分是由于以往40多年安理会中含糊、选择性语言占上风所造成的。在那段时间里,否决权的使用出于政治考虑,在破坏了世界和平的局势中无视国际法与秩序。如果安理会采取的是符合大家共同利益的立场,而不是某一国或一国家集团的立场,那就可以避免我们今天面临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径。自本组织成立以来,哥伦比亚一直强调歧视性的否决权的消极影响。哥伦比亚是在旧金山会议上唯一两个反对设置否决权的国家之一。

哥伦比亚代表团团长曾在1949年大会第三届会议上阐明:

“我重申,哥伦比亚一向拒绝投票赞成在大国一致的规则,并为限制使用否决权而努力”。(A/PV.195)

我们满意并乐观地看待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就波斯湾局势正在采取的步骤。我们希望,这种理解气氛将得到保持,并成为安全理事会今后必须作出的决定的基础,以便使其信誉和效力不致因审议其项目时使用双重标准而遭到玷污。

哥伦比亚已经向安理会成员提交了各种工作文件供其审议,它们都旨在促进冲突的和平解决。本着这种精神,我们认为,实现伊拉克撤出有两个方法:使用武力或说服萨达姆·侯赛因总统自愿撤出。如果我们愿意说服他自愿撤出,我们必须确保,他和伊拉克将得出结论:满足我们的要求这个选择比对其予以拒绝更好。

根据《宪章》第七章，安全理事会的责任不仅仅是威胁伊拉克和希望出现最好的结果，恰恰相反，它的责任是采取旨在实现和平解决的积极行动。如果说我们今天正在为使用武力的选择敞开大门的话，那么让我们也为和平的选择敞开大门吧。实现和平解决的最好希望在于创立一个谈判的构架。

我们在提出这一意见时必须明确阐明经济制裁的前景如何、解决财政要求和领土争端程序的前景如何、以及随后将采取什么程序确保区域和平与稳定。澄清这些问题可能会有助于履行安全理事会决议，而不以任何方式奖励侵略者的行动。所有这一切都将符合这样一种精神，即侵略者只能得到通过严格履行国际法规则保证予以它的东西，而不是别的。

哥伦比亚特别愿要求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优先并继续进行斡旋，以便促进冲突和和平解决。他的智慧、泰然自若的力量、决心和久经证明的经验使得我们希望海湾区域可以实现和平。

近几个月来，哥伦比亚一直在为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工作，我们将继续这样做。鉴于向1月15日的倒数计时已经开始，我们将为促进冲突的和平解决而加倍努力。

我们认为，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是国际社会为履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定而进行的又一次努力。通过该决议草案，它明确表示愿意给伊拉克一次最后的机会，以作出反应并和平地从科威特领土撤出其部队。这个出于善意的间歇期绝不能为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所误解，因为安全理事会成员在授权会员国使用各种必要手段时，已表明一种明确的立场，这一立场如被置若罔闻将使得伊拉克当局对以后的事态发展负有完全责任。

我们希望理智将战胜任何其它考虑，上帝之手将引导在座各位作出决定，我们愿宣布，我们将对我们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哥伦比亚对外关系部长对我所说的赞誉之词。

穆舒比克瓦·卡利姆巴·瓦·卡塔纳先生(扎伊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

由于我非常熟悉你作为英明的政治家和富有经验的外交家所具有的素质,我必须祝贺贵国担任1990年11月的安全理事会主席我还要借此机会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干练和坚定地主持10月份安理会工作表示赞赏。

你近来在安全理事会成员国部长间所保持的合作精神值得特别一提,因为这种精神所产生的联合一致气氛使安理会成员能够以更大的一致性采取行动。

自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和伊拉克当局决心永远占领科威特并使该联合国会员国沦为伊拉克的一个省以来,这是安全理事会第二次召开部长级会议,审议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局势。

《宪章》第二条所规定的原则要求联合国各会员国以和平方法并以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致遭受危害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国际争端,但伊拉克无视这一原则,以其对科威特的军事优势及其近年来同伊朗进行战争时一直不断完善的尖端武器库,坚持藐视安全理事会要求它把其占领军和平地撤出科威特的各项决定和决议。

1990年8月2日占领科威特以前,伊拉克和科威特当局正在吉达进行谈判,以便和平解决两国间的财政争端,自那一天以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十项决议,旨在提醒伊拉克注意其作为会员国依照《联合国宪章》所负有的责任,并通过这些决议构成的和平信息要求伊拉克遵守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目标不符之任何其它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宪章》规定。

伊拉克侵犯了科威特这一联合国会员国和不结盟运动国家的领土完整并破坏了该国的政治独立,从而违反了国际法的规则,因此伊拉克必须恢复科威特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伊拉克不但没有沿循理智之路,遵守国际法规则,相反却采取吞并科威特、部署已得到增援的部队和对科威特人实施各种酷刑、暴行和折磨等一系列措施,更不用说扣押外国人质和违反正式任命的外交人员的外交豁免权了,以此努力加强其占领。

尽管对巴格达进行了许多友好访问,试图改变伊拉克的侵略立场,说服伊拉克恢复科威特的独立,但伊拉克当局的唯一反应是藐视和傲慢。

有选择地释放几个人质的做法突出了这些该当局玩世不恭的心态。扎伊尔是一个不结盟国家,痛惜伊拉克这一无知的态度;况且伊拉克作为不结盟运动成员,竟故意使其人民面临由于该国同许多国家组成的全副武装的多国部队之间的对抗而可能带来的灾难。

伊拉克应该铭记它在1955年4月24日于万隆加入《亚非团结大会最后公报》时所作的承诺;其中在尊重所有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所有种族一律平等和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以及不得干预和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基础上重申了基本人权、自决权及增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基本原则。伊拉克是当时第三世界二十四个国家之一,热烈拥护通过诸如谈判、磋商、仲裁等和平手段,或有关各方按照《联合国宪章》商定的其他手段,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的原则;这在《万隆亚非团结大会最后公报》的G章段落中作了规定。

我们正在辩论的这场侵略的受害者,科威特国没有参加第三世界国家的第一次重要大会;会议开始了解放全世界所有人民的斗争,这场斗争今天几乎从我们地球上全部消除了殖民主义。

一个曾经沦为殖民地,谴责过殖民主义并与之斗争的国家,难道能在今天重蹈历史复辙,奴役科威特人民,使他们蒙受新的欺凌和令人遗憾的殖民化吗?那些希望看到非殖化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地滚滚向前的人,将会为科威特被侵入而失望;这个政治事件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这是不容争辩的。

我有权利也有义务再次向伊拉克当局发出友好呼吁:再思考一下,要看到伊拉克人民的未来和利益真正在于和平以及增进同独立邻邦科威特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的合作关系。因为战争,不论持续长短,只能摧毁伊拉克人民所珍视的所有文化和道义价值。

我国代表团仍希望,这个呼吁将受到重视,在科威特的占领军将在决议草案规定

的最后限期之前和平撤走。

国际社会和安理会成员国从《宪章》的宗旨出发并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责,在保障联合国会员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同时,无法容忍(我对此不无遗憾)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的这种侮辱行径。

安理会意识到它对人类担负的历史责任,不能够在伊拉克拒绝撤出科威特达四个月后不给它一段合理的反省时间便构想针对伊拉克的其他措施。所以,安理会觉得,应该再给予伊拉克至少四十五天不必担心进一步制裁的时间,以使它遵守安理会到目前为止已通过的十一项决议,使科威特恢复独立和领土完整。

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安理会目前的行动,即授权所有成员国同科威特政府密切合作,并使用一切必须和可能的手段来执行第660(1990)号决议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除非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以前,伊拉克已从科威特撤出全部军队。所以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

这就是我国代表团对所讨论项目的观点。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扎伊尔外交国务委员对我说的客气话。

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 我想同前几位发言者一样,表示很高兴看到你主持本次会议,它标志着安理会审议伊拉克和科威特局势进程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我还想借此机会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在你在安理会这次重要会议上履行重大职责时予以充分合作。

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点,世界各国集会审议一个扩张主义国家对一个弱小和没有防御能力的国家的公然侵略。时间是五十五年以前,那个没有防御能力的人民正是我们埃塞俄比亚人民。我们不得不呼吁国际联盟运用其自己的原则,并抵制侵略。

历史的记载明确显示,国联没有捍卫自己的《规约》,铸成大错,使得蛮力战胜了道义和法律,尽管为期很短。回过头来看,常常有人也许正确地声称,如果国联在关键时刻为捍卫国际法制而更有力地采取统一行动,历史进程就会不同,世界很可能

会免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和可怕的悲剧。

所以，在伊拉克对小国科威特无端发动赤裸裸侵略时，我们埃塞俄比亚清楚地看到历史重演的危险，能够较早地把科威特人民的灾难同我们1935年的处境联系起来。所以，埃塞俄比亚政府立即谴责无耻的侵略行径，并支持安理会的集体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切身的历史经历。其目的也是要发出一个信号，即国际社会不能重犯三十年前的错误。

科威特遭受入侵已近四个月了。在这四个月中，已经为和平解决危机作出了许多外交努力。但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和平手段，包括经济制裁，都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因为对科威特的占领仍在继续。的确，至今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似乎还没有使伊拉克相信国际社会的认真态度和决心，国际社会一直在耐心等待海湾局势恢复原状。

尽管国际社会快要无法忍耐，和平解决危机的希望在减少，但安理会重申其和平解决该问题的目标，今天再一次召开会议以通过一项决议，并再给伊拉克提供一个机会改过自新，尊重国际社会的意愿。

许多人争辩说——我必须说是怀着良好的意图——国际社会还应该等待一段时间后再考虑进一步的措施。但我们从经验中得知，经济制裁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作用，即使经济制裁能得到完全和普遍的遵守。更重要的是，科威特人民要求立即恢复其主权是正当的。因此，我们不应该等待更久，因为被延误的正义——正如通常所说的那样——很可能成为被剥夺了正义。不仅为科威特人民，而且为我们自己，我们都应该实践我们的承诺，帮助结束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占领，从而履行我们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

正如所有成员国所知，埃塞俄比亚距离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不远，因此，它严重关切目前的危机及其长期影响。我们认为开始考虑伊拉克撤军以后的形势已不是太早，这一形势应导致在该地区建立持久稳定、和平与安全，以便排除产生再一次试图威胁其和平邻邦特别是弱小邻邦的霸权主义政权的可能性。我们还应该重申并增强我们努力在整个地区建立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决心。

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安理会审议中的这一决议草案,以强调我们的决心,即应制止侵略而不是给予报酬。不言而喻,我们真诚希望伊拉克领导人重视理性和明智的力量,好好利用安理会提供的机会之窗,遵从国际社会压倒一切的集体意愿,在本决议草案规定的期限内撤出科威特。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塞俄比亚副总理兼外长的友好言词。

马尔米耶尔·佩奥利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想祝贺你在安全理事会这次重要会议上担任主席。我们希望在你的领导下,安理会将有效地致力于使人类免遭战祸。

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外长们来到纽约,以证明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以实现我们都希望的公正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想向他们表示祝贺。

我们被告知,这次外长级会议和将在该会议上提出的决议草案目的在于增强和平解决危机的机会。因此,我们高兴地接受了我们收到的与会邀请。

在最近几个星期中,古巴在安理会的代表团和马来西亚及也门代表团一道,一直在就哥伦比亚倡议开展工作,以便建立促成和平解决冲突的基础,而不是获得有关和平解决冲突的决议草案。安理会知道这四个国家在安理会内外进行了许多磋商,满怀希望而执着地探寻必要的解决方案。我们将继续在这一道路上前进。

同时,仅仅两个星期前,我国政府——它从冲突一开始就不仅向伊拉克总统也向所有阿拉伯国家元首和其他国家、向不结盟国家运动主席和本组织呼吁迅速解决这一冲突——向伊拉克派遣了部长会议的一名副主席作为特使给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带了一封信。这封信同样意在推动政治解决这一冲突。

在那之前,我国一直默默地作出许多努力,以使伊拉克纠正其立场,并使之更加灵活。在任何时候——自从危机开始以来——我们一直寄希望于和平而不是战争。我们认为安理会不止一次使自己作出未能使能向和平的道路更加平坦的仓促决定。

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和占领是无法接受的,必须受到谴责。此外,对不结盟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这构成了一项令人遗憾和有害的行为,因为它削弱了我们极

其需要的统一和团结,以面对克服不发达和为全球三分之二的人民赢得有尊严地位的挑战,这些人民非常需要浪费在军备竞赛和自相残杀的战争中的资源。

把无辜人员用作人质也是应受指责的,我们已在安理会强烈谴责了这种行为,另一方面,真正的事实是,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不排除食品和药品的完全封锁的决议使得千百万无辜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变成了饥饿和死亡的人质。伊拉克人口中已有儿童和病人在医院里因药品短缺而死亡。二百多名古巴医生和护士已在这个国家提供了十二年以上的无偿服务,他们的在场使我们证实了这一事实。这些和其它的措施不利于解决已经出现的局势,而会促使对方更加顽固和僵硬。

我们有关每一项提出的决议的明确原则立场不容置疑。我们支持了那些我们认为公正和无可非议的决议。我们对那些我们认为阻碍实现和平解决或必将导致战争的决议投了弃权或反对票。

我们还在这里对美国及其盟国在海湾地区大量和不断集结军事力量、对爆发战争的危險表示担忧,即使是常规战争,也将给该地区国家带来巨大破坏,从科威特、伊拉克及其邻国开始,进攻的部队也将遭受损失。该地区密集的油田和设施的毁灭以及由此造成的原油短缺和价格的指数增长将影响消费石油的工业化国家,但它主要将影响第三世界非石油生产国。除了已经令人窒息的外债和残酷地不平等的贸易条件之外,这将必然给已经很高的石油价格添加剧增的数字。

以前我们曾在此指出过,安理会对待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态度与对待不久前美国入侵巴拿马以及被占领达二十三年之久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局势——这里提到的只是两个例子——的态度对照。我们在这一安理厅里得到的答复是,这些事情属于过去的事情,属于已不存在的冷战时代的事情,现在我们已处在一个各国都应尊重《联合国宪章》的新阶段,伊拉克的行动是对正产生于充满战后精神的最佳时期的新世界秩序的攻击。

事实上,本机构甚至不能派一名秘书长的代表去被占领土,甚至也不能为巴勒斯坦青年提供起码的保证,每天都有巴勒斯坦青年在这块被残酷地从他们手中夺走的

土地上遭到杀害。

撇开道义、法律和历史的考虑不说，古巴并没有试图把伊拉克撤出科威特和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这两件事作任何联系，而且也并不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是现实的。但是，对一些国家使用准则，而对另一些国家不使用准则，这样做不是非常自相矛盾吗？过去几天里，不就是这个安理会一直在就另一项决议草案进行磋商，而这项决议草案就巴勒斯坦问题说了一些最起码的、温和的和完全出于人道主义的话，而且该决议草案不也是由哥伦比亚、马来西亚、也门和古巴起草的吗？但是，安理会主席对希望召开安理会会议的要求置之不理，并绕过了既定的规则和程序。是不是长期受苦的巴勒斯坦人民即使在现在这一冷战后新的时期也不应受到与其他国家人民受到的相同的待遇吗？象黎巴嫩人那样，他们本来不是可以用美国的一个战略盟国的那些可怕和野蛮的先进军事实力来反对他们，而不使那些说对同样也是违反国际法和准则的其他行动感到震惊的人感到震惊吗？

如果我们确实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果我们想让国际法而不是战略或地理政治考虑占上风，如果我们关心的是正义而不是对世界最大石油财富的霸权或控制，那么现在该是我们根据我们作为主权国家都已接受的《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为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共同努力的时候了，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实现所有人的真正平等和正义。这一秩序甚至可以变得更好，只要联合国本身能够民主化，抛弃那些建立在特权基础上的在近半个世纪以前通过的准则和做法，因为这些准则和做法已不符合当今世界现实，并剥夺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充分行使权力和职能的机会。

我们理解的是，当今人类面对的许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都得到解决；但是，只要有真正的意愿，就可以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对话和谈判已被证明是联合国及其会员国都可以使用的解决冲突的最好工具。

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范例，它表明争端各方可以在谈判桌上克服许多困难。与之相对照，朝鲜问题是另外一种例子，说明如何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使用武力，经过三年战争，造成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和严重物质破坏之后实现停战，使

该国保持冲突爆发前的那种分裂状况，并在该国南部设有外国军事基地和驻有成千上万名的士兵。

古巴认为，通过这样一种决议是不明智的，即这种决议实际上是宣战，是限期发生敌对行动的最后通牒，相当于授于美国及其盟国全权使用庞大的先进军事力量。如果这是解决危机的办法，那么不可否认的是，至少可以说这种办法是不文明的，它将使国际社会受到巨大挫折，并表明联合国和当今世界主要政治家无能力以政治与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此外，我们面前的这一案文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因为它授权一些国家使用军事力量，完全无视《宪章》所规定的程序。

我们本来会赞成这样一个坚决的决议，其旨在确保尊重国际社会的意志，同时又表现出慷慨大度；并且纠正了阻止向伊拉克的儿童、妇女和老人提供食物和医药的决定。这确实将给予联合国极大的道义权威，并加强它关于伊拉克军队撤出科威特、恢复科威特主权以及立即释放所有人质的要求。

相反，我们被要求支持发动战争的最后期限，这样做是以同样不灵活、固执的态度和安理会的最极端措施来对付伊拉克政府的不灵活和固执态度。联合国有责任以明智的方式对蔑视态度或极端主义的任何表现作出反应，而不是表示赞成使用武力的疯狂信念。

显然，武力并没有使我们接近于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相反，它促使伊拉克的立场变得僵硬。所采取的政治、贸易和财政措施都过于严厉。今天，除了食物和医药之外伊拉克无法通过空中、陆上和海上运输得到一个国家的生活必需品。显然，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顶住向它施加的政治和经济孤立，而不使妇女、儿童和老人挨饿，或不进行血腥的破坏性战争。

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的事件。从该决议草案通过之时起，世界人民在今后的六星期里将象坐在一个巨大的体育馆里的观众一样，等待战争的爆发。用加西亚·马奎斯的一本著名小说的标题来解释的话，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可被称之为“一场

已宣布战争的记事”。这是对提交我们的这份案文的唯一解释。

谁也不能逃避这样一个事实：今天经安全理事会的明确授权，一场不必要的冲突开始了，这非常糟糕地表明如果联合国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将来它将起着一种不明确的作用。古巴不愿意承担这种历史责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古巴外长欢迎我们担任安理会主席。

钱其琛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本次重要的外长级安理会会议的主席。你的外交才干和经验是人所共知的。

伊拉克入侵和吞并科威特至今已近四个月了。国际社会为解决海湾危机进行了各种努力，安理会也连续通过了十项决议。令人遗憾的是，伊拉克拒绝执行这些决议，甚至没有作出将其军队撤出科威特的表示。海湾局势愈加紧张，爆发战争的危险日益增加，中国政府对此深感忧虑和不安。十一月六日至十二日，为了解各方对解决海湾危机的意见，探讨和平解决危机的可能性，我本人对这个地区的一些国家进行了工作访问，并当面向伊拉克领导人严肃地转达了国际社会敦促他们从速撤出科威特的要求，阐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通过访问，我深感国际社会普遍对海湾局势有两点共识，即：都反对伊拉克侵吞科威特，要求它立即撤出科威特；都希望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今天，当安理会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们再次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当中也存在着这种共同认识。

中国政府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际争端应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武装入侵和吞并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鉴此，中国一开始就要求伊拉克军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科威特，科威特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合法政府应得到尊重和恢复。

中国在海湾地区没有也不谋求任何私利，唯一关心的是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力主和平解决海湾危机，这样做时间可能长一些，但造成的损失可以小一些，后遗症也会少一些。而武力解决将会导致严重后果。一旦爆发战争，各有关

方面都将蒙受重大损害,不仅对海湾国家,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对世界经济都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晌。

联合国作为一个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既要国际安全负责,也要对历史负责。联合国在授权一些成员国对另一个成员国采取军事行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应当十分慎重,避免匆忙行事。中国对过去十个有关决议都投赞成票,是因为那十个决议所规定的制裁措施尽管严厉,都不属于动用武力的范围。即将表决的这个决议草案采用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词,实质上是允许采取军事行动,而这一内容有悖于中国政府力主和平解决的一贯立场,因此,中国代表团难以对这决议案投赞成票;另一方面,海湾危机是由于伊拉克入侵和吞并科威特而引起的,伊拉克至今未从科威特撤军这个关键问题上采取实际行动,我们注意到,即将表决的这个决议草案同时也要求伊拉克充分遵守安理会660号决议和其他有关决议,也就是要求伊拉克立即从科威特撤军,对这一点中国是赞成的,因此中国对这个决议草案将不投反对票。

中国政府仍然认为,国际社会应继续保持并加强对伊拉克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压力。只要有一线和平希望,就要继续为此作出努力。中国政府再次要求,伊拉克立即撤出科威特,恢复科威特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合法政府。中国政府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应该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为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继续做出一切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中国外长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将载于文件S/21969中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加拿大、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马来西亚、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扎伊尔。

反对: 古巴、也门。

弃权: 中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 表决结果如下: 12票赞成, 2票反对, 1票弃权。决议草案被通过, 成为第678(1990)号决议。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后讲话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杜马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 安理会今年第二次召开罕见的外长级会议, 再一次象9月25日的会议一样讨论伊拉克侵略科威特造成的危机的问题。

这强调了我們代表的国际社会认为这样公然违背各国间关系、它们的独立和安全所赖以建立的原则是严重的。也强调了无视我们连续通过的决议、继续这种局势具有极大程度的挑衅性, 是不可接受的。

9月份, 我高兴地看到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先生主持我们的工作。今天, 我向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先生致敬, 愿向他保证, 他将发现法国以同样的决心确保法律战胜武力。

从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至今已快四个月了。伊拉克军队采取了连续的残酷行动, 试图在那里强制实现为国际法和坚定的科威特人民所唾弃的最强者的法律。

近四个月以来, 安理会在相继通过的决议中试图说服伊拉克当局恢复法治, 尊重神圣的人道主义原则。十个决议就是明证。

我们不得不承认, 面对国际社会的决心和杰出的凝聚力, 伊拉克没有表现出任何朝我们正当地期待它努力的方向努力的倾向。

随着国际关系最近的发展, 人们在各处为一个尊重主权和个性、同时也促进团结与合作的新世界秩序创造了有利条件。难道我们能够容忍在这样一个安全与稳定的期望需要得到特别考虑的高度敏感地区出现如此嚣张的挑战吗?

我们至今共同所做的一切目的就在于让侵略者恢复理智。换一句话说, 就是适当尊重法律以和平解决危机。鉴于至今为止我们的意见被当成了耳边风, 面对国际社会继续受到的挑战, 我们不得不诉诸更高一级的压力。这就是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的含义。

这个决议是最后一次请侵略者执行我们的各决议, 它同时包括一个警告, 这本身

为使用直接行动手段打通了道路。因此，它符合我们从开始就遵循的行动逻辑，即要确保不应该再把侵略看作是强者的特权、弱者的不幸和使其余所有的人无可奈何的东西。

这个决议也符合伊拉克所表现的态度形成的逻辑。如果伊拉克决定继续对理智的呼吁和尊重法律充耳不闻，也就是说继续顽固坚持使用武力，那么，除了诉诸这种似乎是它承认的唯一办法的办法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选择？

我们的目标、也就是法国的目标，不是要走到这一步。我们不愿加重一个在过去几十年里因种种危机已经遭受诸多不幸的地方的困苦，也不打算打击一个直到最近我们还保持着相互尊重和友好的国家和民族。我们十分希望伊拉克领导人理解我们所做警告的含义，接受理智决定的一切。简言之我国宁愿以和平手段取得解决，而不是对抗。

但是，他们不应对我们的决心持有任何怀疑。尽管我国致力于寻求政治解决办法，但是，归根结底法律必须占上风，也就是说实现我们在决议中规定的目标。这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是各国间关系和建立更安全、更稳定世界的未来存亡攸关的问题。

本着这种精神，我国对第678(1990)号决议投了赞成票。我想对这一票的含义补充做以下评论。

假如没有出现不利变化的情况，我国政府在从今天到我们刚才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678(1990)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所指的日期之间的时间内，不打算提出或支持安全理事会任何扩大根据安全理事会第661(1990)号、第665(1990)号和第670(1990)号决议通过的制裁的范围或加重其性质的行动，或提出、支持安全理事会对伊拉克采取的任何新措施。

第二，如果伊拉克政府任由被伊拉克政府强行扣留的外国国民受到任何伤害，上述谅解不会妨碍我国政府根据《宪章》的任何及所有权利、包括我国政府本身的各种权利。

最后,我国政府回顾安全理事会第670(1990)号决议第13段的规定,即追究个人严重违反《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责任,指出任何人若是违反关于武装冲突的法律,包括禁止违背伊拉克也是缔约国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主动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也同样要追究其个人责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法兰西共和国国务部长兼外交部长对我说的客气话。

克拉克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让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这次重大会议的主席。

自从我们各国外长第一次在安全理事会发言审议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问题至今才刚过两个月。那时担任主席的是我们的同事苏联外长,那次历史性的会议明确表明了我们有集体的决心面对严重违背国际法的情况和对国际秩序基本结构的挑战。

今天,我们就这场危机第二次聚集一堂,这一次要通过一个表明我们的集体决心坚定不移的决议。

我们决心对伊拉克侵略提出的挑战作出反应,这种侵略有悖于我们过去45年中在联合国或通过联合国尝试做到的一切:我们试图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世界组织,能够防止或逆转最公然、最危险的国际犯罪:以武力夺取另一国的土地,以这次具体事例而言,即试图完全消灭一个联合国会员国。我们的目的不是为秩序而维护秩序,我们维护秩序是因为世界秩序使我们能够共同行动,抗击残害儿童的疾病、抗拒鼓励冲突的分化和抗击使各国瘫痪的发展不足状况。

正如加拿大总理今天上午在加拿大议会所说的那样,

“加拿大……与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包括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的伙伴们一起,给萨达姆·侯赛因一个认真考虑其行为后果的机会、给他从科威特撤出的一个合情合理的时间表。如果侯赛因总统继续赖在科威特不走的话,那么他似乎很愿意看到他的人民无限期地受苦。我们认为在继续通过经济制裁施加压力,即给外交手段一个机会与给侯赛因总统一段时间从科威特撤出。之间没有

任何矛盾之处。”

(以法语发言)

今天的决议是自从伊拉克毫无道理地对其弱小邻国主权的科威特国——一个联合国正式会员国——进行野蛮侵略以来安理会通过的第十二项决议。这项决议在伊拉克继续拒绝遵守安理会早先通过的各项决议的情况下发出了毫不含糊的信息，国际社会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但是，这项决议也充满着深刻的正义感和最深切的和平愿望。

在这项决议中，我们不仅仅重申了我们对我们先前所做出的决定的承诺。我们要说的是，如果伊拉克政府决定继续无视其根据国际法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而应承担的义务，与科威特政府进行合作的各会员国将被授权采用一切必要手段，坚持并确保这些决议的执行。这些手段包括使用武力。

(以英语发言)

这是否意味着将使用武力呢？这就要看伊拉克了。现在和平解决问题还不晚。其实，和平解决问题是我们大家的愿望。

在这一决议中，我们给予伊拉克政府一个善意的空隙。我们希望它将利用这段时间不但考虑一下安理会所作出的决定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而且还改变它已经采取的行动，弥补它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已经造成的严重破坏。在这段时间里，它必须释放许多违背其意愿遭到扣留的外国公民。在这段时间里，它必须彻底、无条件地撤离科威特，并允许充分恢复其主权与独立。

我们希望，伊拉克不会错过这一决议所带来的机会，通过充分遵守该决议，在充分尊重国际法基础上恢复其国际社会负有责任感的成员的地位。

我们是否也应该努力解决海湾与中东地区其他尚未解决的紧张局势呢？我国政府认为，目前海湾危机的结果之一可能成为解决这个最动乱地区面临的其他问题的机会的窗口。最近，我们注意到安理会内解决区域问题时取得一系列成功。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集体决心，那么公正、持久、全面解决阿以争端是可能实现的，加拿大

认为这是必要和迫切的。但是,这一问题只能与目前的危机分别解决。

伊拉克的罪行是独一无二的,根据国际法的最崇高原则和国际安全的最高利益消除这一罪行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要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就迫切需要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解决该地区的一切领土争端。我们还有必要将我们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军备控制措施,尤其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控制。维持国际社会的新团结是尽快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最佳希望。

许多加拿大人受到了这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的直接影响。加拿大人仍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遭到伊拉克政府的扣押。成百上千名加拿大人加入了在该地区的多国部队。现在他们远离其亲友数千英里以外。尽管我们在地理上远离中东地区,但每一位加拿大人都受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动荡地区的新的危险紧张局势的威胁。

加拿大军队进驻海湾是符合我们作为联合国主持下维护和平者这一传统角色的。为了维护和平,必须先创造和平,进驻海湾的加拿大人在正是在致力于这一事业。我们的立场一贯是维护国际法以及国际关系中公认的行为准则。

伊拉克是否也有应该得到讨论的合理要求呢?也许有一些。这就要由伊拉克和科威特政府直接地或在许多正好是处理此类争端的国际论坛上谈判解决这些问题。这种谈判的可能性载于安理会针对入侵通过的第一项决议中,即第660(1990)号决议。我们敦促伊拉克选择这一办法。但是,首先,它必须遵守安理会各项决议,而这些决议是因为伊拉克蓄意决定放弃寻找和平解决办法,入侵科威特并企图消灭这一主权国家而必须通过的。我们真心希望,伊拉克将遵守这些决议,因为大家愿意看到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

现在,是要和平、还是要战争的选择在伊拉克手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加拿大外交事务国务秘书对我说的客气话。

阿卜·哈桑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与其他发言人一样对你在美国任主席时来主持安理会表示祝贺。我确信,凭你的经验和威望,你将指导安理

会这次重要的审议取得预想成果。

安全理事会终于通过一项决议,以明确的措词向伊拉克提供了在一个具体的期限内作出选择,要么遵守有关各项决议,要么面对安理会授权的必将采取的武力行动。对马来西亚来说,这是其具悲剧性的事态发展。马来西亚在安理会通过的10项决议上下了功夫,坚持有必要向伊拉克发出均衡的信号,即必须遵守各项决议;外交渠道永远是畅通的。即使通过了这一安理会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决议,马来西亚还是希望不一定要动用武力,伊拉克还有时间遵守决议,该地区仍可免于战争。

马来西亚作为安理会成员刚才不得不履行一项可畏的责任。马来西亚向万能的真主祈祷,但愿我们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且归根结蒂,我们履行的责任将加强国际社会击退侵略、恢复科威特的决心。

对马来西亚来说,作出这一决定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在决定支持该决议前,仔细考虑了各种因素。我们还认真听取了阿拉伯地区朋友及其与我们交换过意见的人的意见。我们尤其听取了科威特的请求。这一小国的苦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判断。

自然的做法应该是弃权,因为我们害怕会爆发战争,成千上万的人会死亡。但是,我们认为,我们采取这样的步骤,就不能有效地行使我们在安理会的责任。

作为一个小国、作为伊斯兰会议组织和不结盟运动的一个成员;马来西亚有责任支持和维护安理会反击侵略和恢复和平的团结和决心。马来西亚反对大国入侵或吞并小国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这不仅适用于伊拉克,也毫无例外地适用于任何其他国家。如果我们要共同创造新的世界秩序的坚实基础的话,就不能在这一点上妥协。

我们也问过自己,安理会是否给予制裁足够的时间来产生必要的影响。避免使用武力的自然倾向当然又是要给予制裁更多的时间。但安理会却面临这样一个现实,即还要等好几个月才能推断制裁产生效力。而在这一段时间里,伊拉克没有表现出遵守决议的意向。也在同一段时间里,科威特在继续遭到毁灭,发生在科威特人民

身上的暴行也在继续。而且数千外国人仍被当做人质。

马来西亚愿清楚表明,我们对于第678(1990)号决议的支持并非没有保留。最终若伊拉克仍然不遵守规定的时间限制,只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条款应用授权使用武力。一旦安理会处理这件事,我们不同意任何单方面适用《宪章》第五十一条的企图。在这方面,我们一向坚持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中心作用。根据《宪章》第七章中的具体规定,任何使用武力的建议都应先提交给安理会批准。我们感到遗憾这一点在决议中并未得到明确反映,这个先例对于将来也许不是好的预兆。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授权一些国家使用武力时,这些国家应通过一个明确的汇报和负责制度完全为它们的行动向理事会负责,这一点在第678(1990)号决议中未得到充分体现。

必须强调指出,本决议并不是向过分使用和滥用武力开出一张空白支票。安理会当然没有授权采取第660(1990)号、第662(1990)号和第664(1990)号决议范围以外的行动。马来西亚警告不要声称根据上述决议而采取可能导致伊拉克实际上毁灭的任何行动。我们依然意识到战争将给该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带来难以描述的痛苦。中东主要由于以色列侵略和占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的土地,而已经是一个冲突爆发点,它经不起更多的动乱了。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发起战争容易,但结束战争却经常很难,而且最近的许多事例中都没有能够结束战争。

作为马来西亚的外长,在这个国际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日,我有义务对下面这件事表示深深的失望,至今已有三个多星期了,但安理会未能就秘书长的报告所引出的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问题作出适当的处理。所有寻求导致安理会适当审议该问题,包括进行表决的努力,都遭到存心的阻挠,提出了有关安理会程序和运作的问题。马来西亚不允许基于某些国家的政治权宜考虑而把巴勒斯坦问题搁置一边。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必须本着正义大声疾呼明确提醒有这种企图的那些国家以使安理会维护其公正的信誉。马来西亚人民坚定不移地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就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不能理解这种性质的不一致和相互矛盾。

谈论联系方案是荒谬的,但安理会的每一个行动都是被互相比较来评估的。根据安理会这段时间的表现,很容易称之损害了巴勒斯坦事业。

马来西亚愿敦促伊拉克明白掂量安理会刚刚通过的决议的重要性。该决议给予伊拉克一段时间,一个出自良好意愿的间歇期,以便让它好好估计一下整个形势。伊拉克仍然能够防止使用武力和爆发战争。响应国际社会的呼吁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伊拉克采取符合有关决议的步骤将加强一个和平框架的重要前景,这样一个和平框架将能全面处理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问题,导致外国部队早日撤出那个地区,而且还能够导致积极审议那个区域的更广泛的和平与安全问题。马来西亚支持哥伦比亚沿着这些方向所作的努力。我们认为这样一个框架可以成为第678(1990)号决议的合乎逻辑的补充,我们希望能促使伊拉克遵守决议。有许多对战争前景感到恐惧的联合国会员国希望安理会认真考虑这样的主动行动。

最后,马来西亚作为伊斯兰会议组织和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恳求伊拉克为了和平遵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各项决议。避免使用武力的责任明白无误地落在伊拉克的肩上。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对我说的客气话。

现在我请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国务大臣发言。

赫德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和祝贺你,你和其他人一起在美国担任主席期间作出艰巨努力以保持和推进安理会的目标。

我认为我们在这里聚集是为了力争和平。这就是这次会议的目的。安理会没有哪一个成员国热衷战争。当然,我们在英国完全知道海湾战争所可能造成的痛苦与毁灭。为寻求和平而作最后的努力是对的,这正是这项决议的目的。我认为今天我们已经向伊拉克施加了最后的,也是最强有力的和平压力。

安理会所代表的国际社会从一开始就清楚知道伊拉克对科威特采取的行动的性質。确实,伊拉克对它的侵略只作了短暂的、完全无效的辩护企图。所以,我们在这儿没有看到滔滔不绝的争论和反争论或复杂的历史背景争执,在其它情况下这些争

执使安理会很难作出或坚持一种明确的反应。自1945年以来已经有过许多国际非正义行径,确实有太多的此类行径至今仍在继续。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一个由各民族国组成的世界中,在一个像联合国这样完全由各民族国组成的组织中,一个会员国消灭另一个会员国,是一种独立的行动。它破坏和威胁国际秩序的整体结构。而这并非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这样一种侵略行为,通过破坏和威胁国际秩序的结构,威胁到我们各国公民的安全。

因此,国际社会的反应一直是迅速和严厉的,但却是和平的。自发动侵略至今,差不多有四个月了。制裁措施已生效,并一直得到确实的执行。伊拉克总统如果反对对安理会的各项决议的理解为依据的话,他就会对国际社会的反应有清楚和准确的了解。

然而很自然,在当今的世界中,信息交流是很混乱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瞬间音像、组织完善的大众媒介的世界中,大量不完整的报道、印象和推测一小时接一小时地从这种媒介中涌出。伊拉克总统通过有选择地阅读这种信息的输出,可能会得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一种分裂和不果断的印象。一些包括我国的一些人在内的人——通常怀着善意——以及对巴格达的访问或在其它地方的努力,助长了这种使概念模糊的现象。我们认为,该决议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清除不明之处,向伊拉克人表明他们的明确立场和我们的明确立场。

安理会在该决议和前面各项决议中的要求,是绝无模棱两可之处的。我们要求伊拉克充分遵守660(1990)号决议和所有后来决议中的条款,并无条件地把其部队撤回它们于8月1日所在地。这意味着撤退必须彻底。否则,各会员国可与科威特政府一道,授权使用必要的武力迫使其执行决议。

从现在起对最后期限,除非情况出现相反变化,我们不打算提出或支持安理会的新行动,以扩大安全理事会第661(1990)、665(1990)或670(1990)号决议所规定的制裁措施的范围与性质,或安理会针对伊拉克的任何新的措施。正如我的法国同事杜马先生在谈到其政府时所言,如果伊拉克政府让它正强行挟持的外国国民受到任何

伤害,我们的上述行动就绝不违背我国政府根据《宪章》所享有的任何或所有权利。

我还要重提第670(1990)号决议第13段的条款,根据这一条款,个人对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为负有个人责任。我们也要追究那些参与违反包括禁止首先使用违背《1952年日内瓦议定书》--伊拉克是该文件的缔约国--的化学物质或生物武器在内的有关武装冲突的法律的人的责任。

最后,我要指出,该决议通过之后,仍有和平的选择,伊拉克人手中掌握着这一选择。使用或放弃这一选择是他们的事。国际社会今天并未增加其要求。它除要求扭转侵略行为--即充分遵守前面各项决议--之外,别无它求。但是国际社会想得到的,就是扭转侵略和遵守决议。伊拉克人现在又有一段宽限期可作出反应。到1月15日--决议中的日期--这一侵略将有近六个月之久。科威特及我们大多数人质的苦痛也将有如此之久。谁也无法指责安理会缺乏耐心。军事选择是现实,不是恫吓;如果它必须使用的话就将得到安理会的充分支持。鉴于事实很清楚明了,我认为伊拉克人背后似乎具有最强烈的推动力使其选择和平方法。我们希望他们作出这种选择并为此祈祷。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对我说的客气话。

巴西奥先生(芬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它成员邀请我及我的同事们出席这次部长级会议。我们对有机会今天在你出色领导下开会不胜感激。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造成一种空前危险的局势。伊拉克的入侵危及联合国一个主权会员国的生存。它造成大规模的人间痛苦,它向《宪章》所确立的集体安全体系直接挑战。这就是芬兰参与此事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各国部长第二次来此开会。集体安全意味着,科威特的安全也是其他各国、尤其是较小国家的安全。我们自己的安全基础也岌岌可危。

国际社会面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无端入侵表现出决心。这一占领不容继续下去。然而全世界也表现出极大的耐心。

安理会已多次向伊拉克明确和公开提出要求。主要的要求是：伊拉克完全和无条件地从科威特领土撤出军队。从而恢复科威特的主权，并释放所有伊拉克在违背其意志情况下所控制的外国国民。

安理会在这些事件过程中，一直采取《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行动。它在四个月前所下令采取的制裁措施仍是旨在向伊拉克领导层表明它需要改弦易张的主要文书。

根据《宪章》，如果安理会认为经济及外交措施证明不够充分，它可以采取进一步必要行动，以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根据这些规定行事，只是在执行作为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的核心规定。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必须得到维持。

在过去四十年中，起草《宪章》时的情况及它所要实现的中心目标，有时会被忘记。我们目前正面对一种一个会员国要求消灭另一个会员国的权利的局势。这样的行为，正是《宪章》起草者要防止并在必要情况下遏制的那种侵略行为。

安理会今天所做的一切，目的是要表明和平解决是可能的。芬兰在整个危机中一直为和平的结局而努力。今天通过的决议应看作是一种警告。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直至决议提到的日期之前，没有任何扩大已执行的制裁措施的范围的计划。这几个星期应得到充分利用，以实现和平解决这一危机。我们正等待伊拉克对我们的和平信息作出反应，并回复我们一个导致与国际社会和解的信息。在这方面，秘书长可进行斡旋。

时间已很晚，但如果伊拉克要为实现和平解决由于它自己对科威特使用武力所造成的危机采取必要行动，时间还不算太晚。

埃塞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想说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看到你主持本次历史性的安全理事会部长级会议。科特迪瓦与你所代表的国家有着热情友好及密切合作关系。

我想借此机会向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戴维·汉内爵士对安全理事会10月份的工作所作的颇有成果的贡献表示赞赏。

自从8月2日以来安理会今天已经就“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局势”这一议程项目通过了第12个决议。科特迪瓦支持所有这些决议。从而表明拒绝接受在国际关系中将武力置于法律和正义之上。

在这一方面,10月1日至5日在亚穆苏克罗召开的第九届科特迪瓦民主党代表大会讨论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问题。在关于此问题一致通过的决议中,代表大会

“回顾了以谋求国家间和平、不干涉他国内政并拒绝对他国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为基础的科特迪瓦外交政策的宗旨与原则,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赞同安全理事会要求伊拉克结束占领科威特的各项决议。”

我国依然坚定地致力于和平并在任何情况下都宁愿以进行对话及谈判的和平手段解决冲突或分歧而不论其起因、严重程度或复杂性如何。

我们解决这场冲突的态度一直只以和平的逻辑为基础。伊拉克和科威特一样是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它显然没有充分估量其行为的灾难性后果。伊拉克的做法当然殃及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多数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初级产品价格猛跌以及石油产品价格暴涨正在破坏他们的经济,从而也可能破坏几年来旨在进行对其经济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结构调整和新投资的努力。今天通过的决议是伊拉克不遵守安理会早些时候通过的各项决议--特别是第660(1990)号决议--的必然结果。我们认为该决议应当维持并确保本组织信誉的再生以及它正唤起的希望。

伊拉克领导人擅长通过传播媒介玩弄政治手法而且正在象下象棋一样草菅人命,他们不会实现自己的目标,使国际社会因厌烦而接受占领、征服和破坏一个联合国独立成员国的局势。国际社会不能允许会给构成联合国大部分成员国的小国的和平造成严重威胁的危险前例,对他们来说《宪章》是维持其主权和完整的最好盾牌。

科威特不会灭亡,我们希望伊拉克三思并留意如下箴言:永远不应为能够根据法

律解决的争端而流血。

现在伊拉克应该根据我国古老的阿坎格言看待所发生的事件：“为了自己的权利而侵犯他人权利是徒劳的，因为这只能导致失望。”

当前强调谋求国家间和平和团结，谋求发展和保护人类环境，而且联合国也在以往任何时候都积极地致力于实现这些目标，值此之际，国际社会不能允许诸如伊拉克对弱小邻国的侵略使其希望之光暗淡，使其建立区域或全球和平与和睦的努力受挫。因此我们希望伊拉克领导人将会理解安理会刚通过的决议看作国际社会决心以一切手段确保尊重《宪章》的伟大宗旨与原则。当然我们坚决希望伊拉克领导人将超越他们的眼前野心并认识到他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要求他们结束侵略。我们尤其希望——这是科特迪瓦政府最诚挚的希望——我们刚通过的决议的最终目标，根据众所周知的格言，是知道如何显示自己的力量以便不必使用它。

因此，安理会对伊拉克的最后呼吁是对国际社会的期望立刻作出积极的反应。我们不谋求使它受屈辱。我们只要求它遵循国际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科特迪瓦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谢瓦尔德纳泽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俄语发言)：我认为合乎逻辑并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本届安全理事会会议由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先生主持。美国从波斯湾危机一开始就在反侵略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安理会的行动是有逻辑的，它从危机一开始就以有凝聚力和前后一贯的方式、同时以负责、冷静和谨慎的姿态、并严格按照当前对《联合国宪章》的文字和精神所作的解释采取行动，这恢复了它原有的权利和权威。我们面临的是冷战后的这一时期中第一个极其严重的考验，我们正在把人类的共同利益置于我们政策的中心并以国际事务中的新思维为指导，予以对付。

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中含有正义和相当分量的慷慨。当危机的第四个月底临近时，国际社会正表现出真正的宽宏大量，并给破坏和平的一方以反思的时间。同时我也向这一危机中的受害者坚决保证，它不会再等很久，援助即将来到，它的权利将完

全恢复。

今天我们已规定了宽大的期限。我们相信在到期之前事态将向和平转化，这一期限将带来向政治解决的过渡。

假如我们不是这么想的话，这个决议本没有必要。这个决议是一次最后的真正努力给常识一个获胜的机会；或者可以说是给自我保护的本能一次成功的机会；给伊拉克时间来思考这次危机除和平方式结局以外的任何其他结局的后果。

因此我们要开始暂停善意，呼吁伊拉克和萨达姆·侯赛因总统超越名声之虑，表现出智慧和远见，将伊拉克的国家利益及其人民的命运和我们星球的和平与稳定放在其他一切之上。

安理会并没有任何成员想要或寻求悲剧性的结局，但也不应对国际社会在此表达的集体意志或其决心和准备采取行动的意愿有任何错觉。安理会的行动是基于它清楚地意识到并认为，目前逃避责任不去逆转侵略将意味着使世界和各民族承受更大的困难和痛苦。那些破坏和平的人应该认识到“所有必要的手段”确实将不可避免地使用到他们身上。只要没有必要来采取这些手段，我们将皆大欢喜。

让我坦率直言，今天的决定对苏联来说并不轻松。大家都知道我们与伊拉克的长期关系以及我们对该国人民的友好感情。然而正是我们对千百万伊拉克人未来的真正关心以及我们对大家所必须在其中生活的世界的关注才促使我们这么做。

我们刚从对抗的阴影中脱身，对抗的阴影常常掩盖着非法和任意的行动。我们必须把所有这一些抛置脑后，并在今后也将之排除在外。

我们刚开始克服相互的敌意、猜疑和疏远，它们是产生紧张局势和冲突的根源。同样，我们必须将之抛置脑后，不再被沉重的历史包袱压弯了腰。

我们刚开始意识到自由与民主对人类、社会和国际关系的普遍价值。它们必须受到保持和支持。只有在这些价值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建设和确立一个新的公正的世界秩序，朝着在国家和民族间建立平等、相互尊重和互利关系迈进。

我要直言，波斯湾地区发生的一切对正在出现的文明行为世界是个打击，所以十

分重要的是挡开这一打击,确保其不致于无可挽回地毁坏和与民主的体制,使世界陷入混乱。除非世界能迎接过去留下的挑战,正视目前和未来新的挑战,否则它就不能进入一个更加光辉、安宁和稳定的阶段。

尤其重要的是,今天我们回答挑战的方式已有别于昨天。我们选择了法律,选择了根据《宪章》和安理会的授权采取行动,选择了集体努力。我们在波斯湾危机困难而漫长的数月中一直这样集体一致地行动,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标志,表明我们正在真正进入政治成熟期,并已认识到自由和民主是与我们每个人意识到我们对秩序、对国家我们共同的大家庭和对拯救世界文明所负有的责任分不开的。

我要说现在处于危险之中的并非一个国家的命运,这样说我并不想减少我们对科威特的同情或对其遭受苦难所感到的痛心。我们共同的未来受到了威胁。因此,科威特定将作为独立和主权的国家而获得新生,正如安理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所要求的。

正如我的部分同事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赞成政治上的联系,更不用说那些十分荒谬的联系,似乎为了解决老问题而需要制造新问题或为了促进一国的自由而需要奴役另一国。那才是真正的荒谬。但是仅仅因为出现了必须先行解决的新问题而人为地不去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是不合逻辑的。

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多年来一直在努力解决中东问题,解决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不幸的是迄今为止收效甚微。我们在8月2日事件以前参与了这一问题。我们的努力采取各种形式。进行过磋商;探讨过各种办法;讨论过建立该地区安全结构的可能性,执行建立安全措施等等。关于这些问题的广泛对话一直是苏美各级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为什么现在要停止这上一切呢?我们是否因为某种奇怪的影响被“联系”一词吓倒呢?我们认为,我们应继续一如既往。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寻求一条能全面解决在8月2日前就存在的整个中东问题的道路。这不是为了报偿任何人;这不过

是正确的政策和常识而已。

苏联准备与有关各方进一步接触,以寻求解决中东冲突。在这方面我们一直与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积极合作。我们准备以任何形式在任何级别与以色列对话。我们认为欧洲国家的方法令人感兴趣。当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有关解决中东问题进行磋商可以起十分特殊的作用。

我们在波斯湾危机中十分清楚和肯定的立场使我们能朝这一方向努力,而不因对该危机与阿以冲突解决问题的某种联系的暗示或指责而怯步。让我们不要空空而谈,去相信,本没有也不可能存在的事。

我们刚刚通过的决议之目的是要结束侵略,使世界明白侵略不会得到好结果。我们希望伊拉克领导人能有力量承认其对自己人民和历史负有的责任,并服从国际社会的意志。我们现在给予他们特别的警告,他们对在伊拉克的外国国民的命运负有个人责任。使这些人的生命受到危害将被认为是对人类的犯罪,必须承担其一切后果。

我希望以苏联的名义表明,基于我国政府对今日所通过决议中提到的“善意的暂停”概念及其期限的支持,我们将遵循下列规则,而我的同事已经谈到其中一些规则。

第一,假如情况不发生不利的变化,在从现在到安全理事会第678(1990)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所指明的日期期间,我国政府将不准备提出或支持超出安全理事会第661(1990)、665(1990)或670(1990)号决议所规定的制裁范围或性质的任何安全理事会行动,或安全理事会针对伊拉克的任何新措施。

第二,这一承诺将不影响我国政府按照《宪章》享有的任何权利,包括在伊拉克政府听任被其扣押的外国国民受到伤害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应有的权利。

第三,我国政府回顾安全理事会第670(1990)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3段关于个人应对其严重违反《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行为承担责任的规定,并声明凡违反武装冲

突法、包括伊拉克为签署国之一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中对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的禁令的人,也将同样承担个人责任。最后,我表示相信,我们将能够和平解决这一危机,我要重复一遍,和平地和通过政治途径,为我们大家的更美好未来带有希望地结束这一危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长对我的赞誉。

纳斯塔斯先生(罗马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你正在主持安全理事会一次历史性会议。作为一个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重大和负责作用的国家的代表,你的政治家风度和处理世界事务的经验,将是我们的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我希望借此机会,对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敬意,他的持续努力和宝贵贡献加强了本世界组织在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中的作用。

两个月前,我曾有机会在安理会上重申罗马尼亚对题为“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局势”的议程项目的立场。我们仍然认为,应当作出一切努力,从政治上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并按照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以和平手段解决这些问题。

在这方面的最适宜的框架是联合国,一切努力都应旨在充分利用《宪章》的潜力及其提供的任何资源。我们特别想到安全理事会的能力以及秘书长可能进行的斡旋和其他行动。安理会以往的经验使我们受到激励和鼓舞,基于安理会成员的团结精神和共同意志,它得以采取有效措施。只有凭借耐心和智慧乃至有时要付出的巨大努力,才能达成这种协商一致。今天,这些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实际上,海湾目前局势的持续可能引发新的危险,甚至导致该地区的一场灾祸,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及整个世界经济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毫无疑问,该地区目前的局面的僵持正给整个国际社会造成严重影响。用于执行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的决议,许多国家,包括罗马尼亚,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面临巨大困难。实际上,世界整个能源形势的稳定都受到了威胁。

这一事态发展向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的信誉提出了挑战。安理会应证实有能力确保其自身的决定得到执行。与此同时,安理会应证实其作为致力于和平解

决冲突的机构的真正效率。

作为安理会成员,我们发现自己面临一场棘手的挑战。一方面,无疑应充分尊重和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另一方面,应探讨和利用一切机会,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

这并非使国际社会第一次面临困难的选择。我们应永远记取以往的教训。波斯湾目前的局势使我们清楚地想起了罗马尼亚曾经经历的一场考验,当时,战争期间罗马尼亚的杰出外交家,外交部长尼古拉·蒂图列斯库曾针对侵略另一国家的一个友好国家主张作出一项重大决定。詹姆士·贝克国务卿在开幕发言中讲到了这个例子。法律责任应压倒任何其他考虑。正如蒂图列斯库在那个类似目前所审议问题的例子中所说:

“罗马尼亚的政策是端正的,但它就像子弹出膛一样,虽然端正却在击中目标之前先穿透了人心”。

实际上,我们今天需要作出困难的决定。但我们作出这一决定,是基于相信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存在意味着对和平的国际服从。正是由于这一对和平的服从,我们今天才在安理会上采取这一行动。

因此,我们只能得出下述逻辑结论,即安全理事会应当利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包括《宪章》第七章对威胁和平、破坏和平和侵略行为而规定的手段。

我们表示希望,刚刚通过的决议和在这里作出发言应该得到有关各方负责的解释,他们应最终证实自己具有必要的政治智慧。现在为时还不晚,应当听从理智的呼唤,采取体面的行动方针,按照《联合国宪章》全面恢复和平和合法秩序。我们相信,可以而且应当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为此目的,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我们的说服力,并采取一切现有的和平手段。

愿安全理事会这次历史性会议有助于实现这一目的,并成为我们在联合国珍视的普遍法律准则和价值基础上促进和平和理性秩序发展的共同努力中的一块里程碑。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罗马尼亚外长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以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的身份发言。

今天的表决是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本周早些时候,安理会成员听取了对科威特公民所犯罪行的证词。毫无疑问,这些罪行是与任何文明秩序所不相符的。正如许多代表今天提到的,这些罪行是包括扣押多国无辜的人质在内的同一形式的一部分。整个国际社会受到一系列暴行的侮辱。伊拉克军队侵略并占领了一个弱小的阿拉伯邻国。一个过去繁荣的国家遭到了掠夺和洗劫。一个一度是和平的国家被变作一个军营。一个过去是安全的国家笼罩着恐怖。

世界各国没有等闲视之。我们采取了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来隔离伊拉克、遏制其侵略。50多个国家采取了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向遭受对伊拉克经济禁运后果最严重的国家提供了援助。27个国家的军队进行了部署,以保护伊拉克的邻国不致遭到进一步的侵略,并使安理会的决议得到执行。安理会通过的12项决议明确地指出,和平解决这场冲突的唯一途径是伊拉克全面、立即和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出,恢复科威特的合法政府,释放所有人质。我认为,只有当多数国家和我们一样认识到利害所在,这一切才能发生。一个危险的人在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在一个关键地区进行了公然的侵略行动。萨达姆·侯赛因的行动、他拥有的大量武器和他谋求的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武器清楚地表明,科威特不仅不是他攻击名单上的第一个目标,很可能也不是最后一个目标。如果他赢得这场斗争那么中东就不会有和平,而只有更多的冲突和更广泛的战争的前景。如果让他控制了海湾的资源,那么他的野心将威胁到我们所有在座的人们以及所有国家的经济利益。最后,如果伊拉克在这场冲突中夺取了领土或财富或取得了政治优势,那么教训将是十二分的明确,侵略有利可图。

正如我今天早些时候指出的,我们必须铭记1930年代的教训,侵略决不应得到奖励。从8月2日以来,许多国家一起努力,正是要证明这一点。这些国家采取了许多史

无前例的行动,其结果是这一崭新的事实:一个摆脱了冷战限制的、新的具有效力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这一崭新的事实仍没有抹去伊拉克侵略的陈旧的事实,而这正是成功的最终考验。

我们必须自问,为何侯赛因没有从侵略中后退。我们必须知道,为何他没有认识到反对他的巨大的力量和他行为的深恶痛绝。答案肯定是,他不认为我们真正是说话算话的。他不认为我们能够团结一致,直到他撤出为止。他认为他侵略的事实将磨灭我们的事实,即一个反对侵略的国际社会。

因此,正如许多代表已经指出的,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会议,首先是要消除萨达姆·侯赛因的幻觉。他必须从我们这里了解,拒绝和平地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可能为他带来灾难。

安理会各位成员,我们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今天,我们向萨达姆·侯赛因表明,标明“和平”的路标是他应该选择的方向。

今天的决议十分明确。决议的用词授权使用武力。但是,也正如许多代表指出的,我认为决议的目的是要实现这一问题的和平解决。在座的各位都没有挑起这场冲突。在座的许多国家与伊拉克人民有着十分友好的关系。但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信奉《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它无法容忍这场侵略。

随着今天决议的通过,我们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一致认为这应导致安理会努力的稍停,当然,如果情况没有发生不利变化的话。我们采取了这样的行动,同时我们和其他国家一样保留着保护我们在伊拉克的外国国民的权利,并充分注意到《1949年日内瓦第四项公约》和《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如果萨达姆·侯赛因胆敢使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的话。

通过我们今天通过的决议--我们认为这是为了和平而稍停,我们对萨达姆·侯赛因说:“我们将继续谋求外交解决。和平是你唯一理智的选择。你可以尊重国际社会的意愿,选择和平。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将承担一切风险。就看你如何选择。”

如果我们不能扭转这一侵略,那么损失的将不只是波斯湾的和平。就在最近,欧洲参加冷战的¹国家聚集在一起埋葬了那场冲突。过去只能期待没完没了的黄昏斗争的全体欧洲和北美洲人民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开端,的确,有了一个新的机会。冲突和冷战已不再是欧洲政治的口号。

我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举行会议。我们可以利用冷战的结束来超越武力解决冲突的整个方式,或者我们将退回到只有强权才是真理的、更加残忍的区域冲突之中。我们可以走通往和平和法治的道路,或者我们可以走萨达姆·侯赛因的残酷侵略、弱肉强食的道路。简而言之,这是正确和错误的选择。我认为我们具有选择什么才是正确的勇气和毅力。我现在继续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责。我现在请秘书长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作出了一项极为重大的决定。我要强调,即使是最严格地阅读,刚才通过的决议也至少设想45天为取得危机的和平解决而进行的真诚努力。我意识到自己的职务所肩负的责任,必须表示希望,将为最具建设性的目的利用这段时间。

在9月25日部长级会议的发言中,我曾试图指出根据《宪章》有关这一问题方面的规定的原则立场。在要求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时,联合国寻求的不是投降,而是以最体面的方式解决一个危机,尊重各方的合法利益有助于更广泛的和平和法制。

有必要强调,这并不是简单的言辞问题。这并非给好战的意图披上有说服力的言语的外衣的问题。我认为,这一局势要求以更大的决心进行外交努力,使当前的危机走上能向和平结果的道路。

正如我以前表示的那样,一个共同的努力要求有一个特有的纪律。此外,联合国为纠正这一国际上的错误而采取的行动必须被认为是为通过正义建立和平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无论和平在哪里遭到危险,无论正义在哪里遭到拒绝。

主席先生(以英语发言):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部长要求发言。我请他发言。

萨巴赫酋长(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在今天第一次发言时曾表示,科威

特人民期待安理会帮助他们返回家园并恢复他们自由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行使自然权利的能力。我们到这里是为了寻求安理会的支持,打败侵略,消除非政府并制止在我们的土地上犯下的罪行。我曾说,安理会是人类的声音,为正义而呐喊的人类的声音。你的声音是渴望在法制的基础上获得公正的良心事业的回声。

请允许我代表科威特人民向安理会的每一个成员表示深切的感激。科威特人民希望现已得到安理会的加强,与此同时加强他们从苦难遭遇中找出希望,从艰难中找到从事建设性工作的动力的决心。安理会面对伊拉克在科威特的罪行所采取的集体立场给那些错误地认识自身力量去入侵他人的领土的人以一个现实的教训,给那些错误地依赖野蛮的赤裸裸的武力来满足其贪婪的诡计的人以一个现实的教训,因为决议向全世界发出了强有力的、明确无误的信息,即侵略将遭到反击,使用武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以所有遭到折磨、占领、流离失所和无家可归的科威特人的名义感谢安理会的所有成员,感谢他们在侵略面前通过另一个决议时所表现的决心。我这样做是在表达他们返回家园不再遭受进一步毁灭的希望,他们希望一旦伊拉克仔细、清醒地考虑今天出现的这一新的事实,正常和理智将获胜并对安理会的要求和呼吁作出反应。

我将回到科威特人民中间并向他们转达我刚才的所见所闻——安理会的观点和态度 and 它审议的结果。科威特人将很快再次看到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因为今天安理会做出了判决,一个黑暗的时代必定灭亡。

我再一次向安理会全体成员表示我们的感谢,我要对他们说:“愿上帝给你们大家都带来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人要发言。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安理会将继续关注这一问题。

下午6点55分散会。